



大家大奖小说

在月光的行板上，在童年的梦幻里。
在寒冷的山水间，在诗意的驰骋中。

迟子建 著

格里格海的 细雨黄昏

迟子建



【学术支持】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

格里格海的 细雨黄昏

迟子建 著

【主 编】 张清华

【编 委 会】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西 川 余 华 张清华 张国龙 苏 童 严歌苓 欧阳江河 贾平凹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 / 迟子建著. — 武汉 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6

(大家大奖小说)

ISBN 978-7-5560-2695-1

I . ①格… II . ①迟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 - 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87.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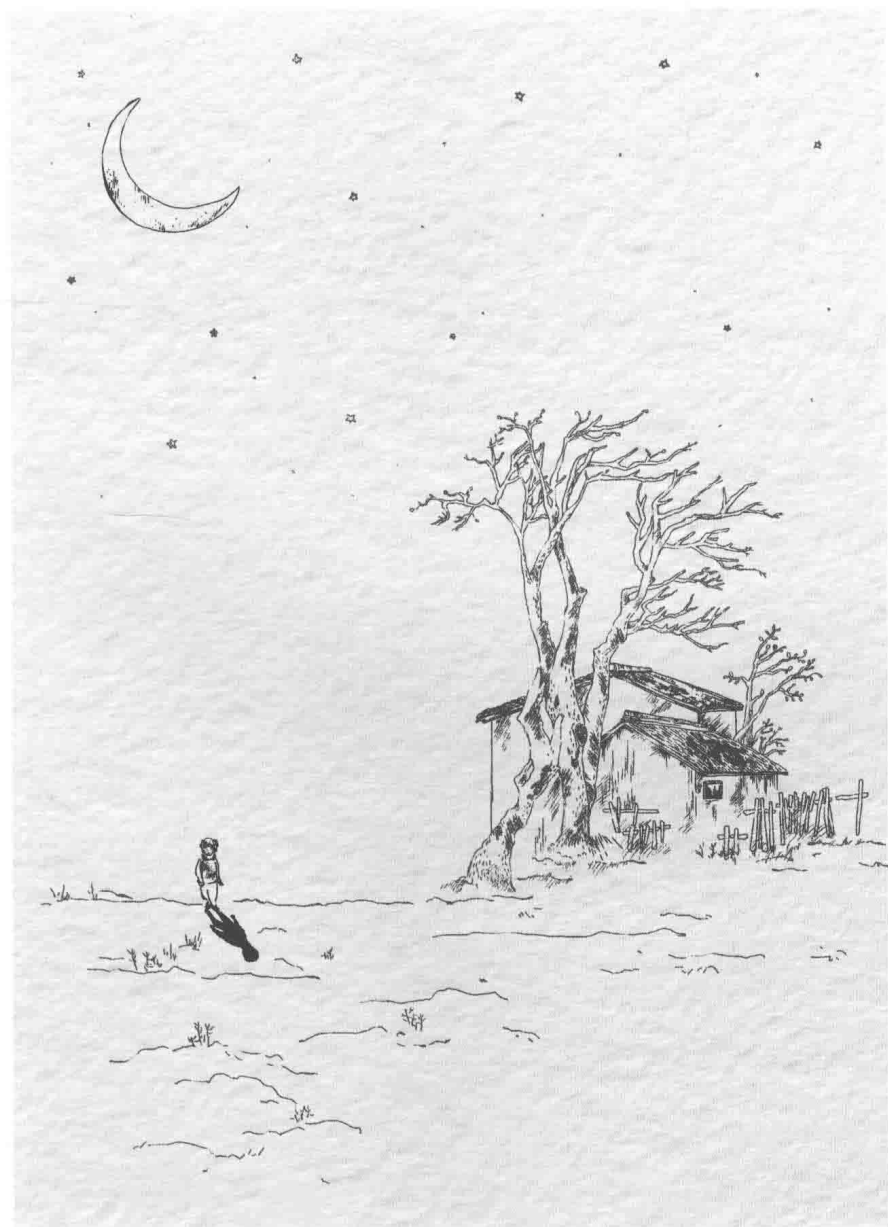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76833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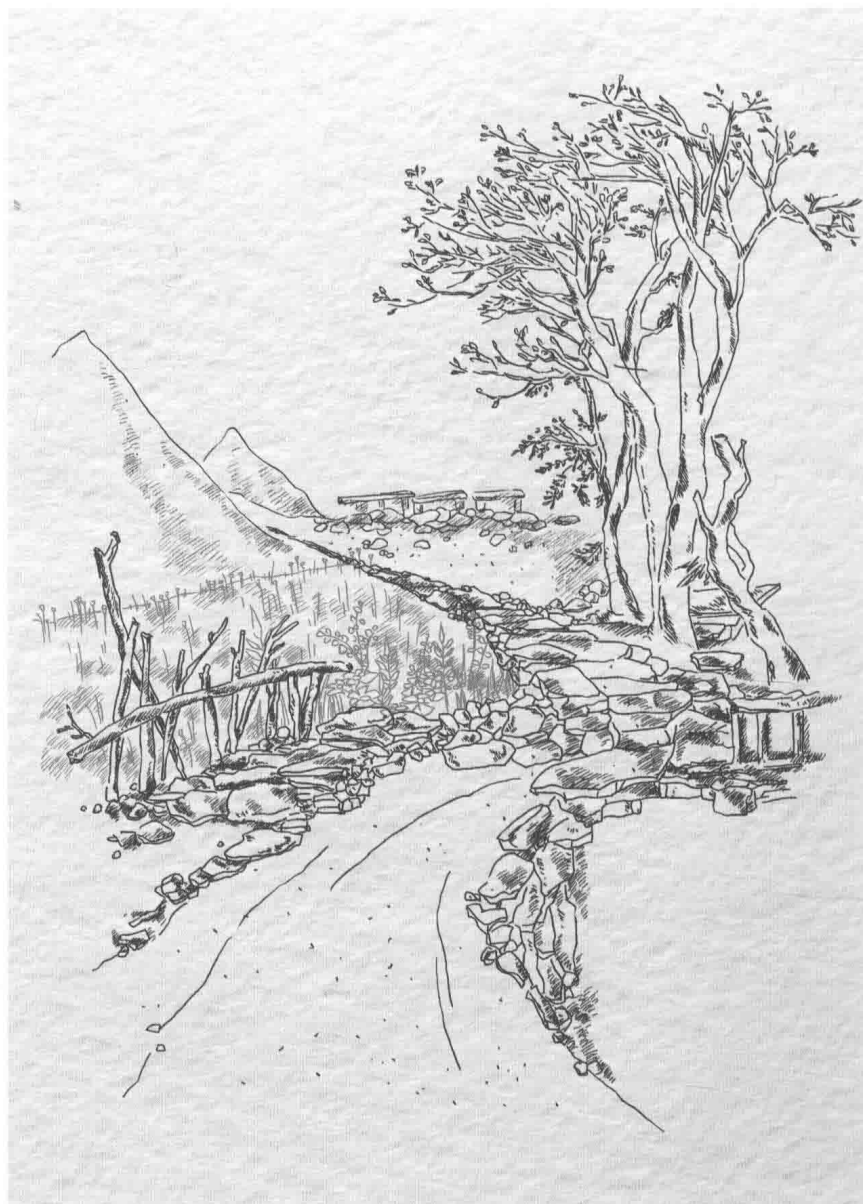
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

出版发行	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业务电话	(027) 87679199 (027) 87679179
网 址	http://www.cjcpj.com
电子邮件	cjcpj_cp@163.com
承 印 厂	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印 张	16
版 次	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规 格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
开 本	16 开
书 号	ISBN 978-7-5560-2695-1
定 价	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



大家大奖小说·序

张清华

当代中国文学有没有经典？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然而与古代几千年留下来的经典相比，与欧美众多国家民族文学的精华相比，当代中国的经典还没有经过更长时间的淘汰和检验，更多的还是“在经典化的过程中”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就没有足以傲人的作品，相反，当代文学对我们来说或许是更重要的，因为它所书写的人与事物离我们更近。一千八百年前的曹丕在他的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：“常人贵远贱近，向声背实。”意思是，一般人的思维逻辑是厚古薄今，是崇尚名声而轻视事实，是相信“远处的和尚会念经”。这或许有些理由，但鄙薄近人和轻贱今人并不总是正确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毕竟都是活在当代的，而古代文学也曾经就是那个时代的“当代文学”。

因此，在当代文学中寻找经典是非常必要的，对于我们的青少年读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。作为置身当代的人，我们值得花时间去阅读和了解这些作品，因为它们负载着我们当代社会的历史、政治与文化，负载着现实的复杂以及人性与精神的状况。阅读它们其实就是阅读我们自己，阅读它们就是感知我们的时代。

这一点，或许是从古代和外国经典中所无法获得的。

本着这样的精神，我们策划了这套“大家大奖小说”书系，“大家”自然是指入选的作家，都是卓有成就、享有盛誉、在当代文学的谱系中占据经典和重要地位的作家；“大奖”则是指这些作家所获得的国内外的认可程度，作为一种标志，他们在各种文学奖项中都有斩获，这表明他们的作品确已产生了广泛的传播与影响。以此为标准，我们从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选出了最适合青少年阅读的、最能代表当代文学的面貌与成就的、最能体现这些作家的创作风格与实绩的部分，依次将其呈现于读者的眼前，希望能够借此为广大青少年奉献一套可以信任的系列读本。

“游文章之林府，嘉丽藻之彬彬。”陆机的《文赋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，言文章之妙，文学之美，让人欣悦而感奋，流连而忘返。相信我们陆续推出的这些作品，会让热爱文学的年轻读者们领略到近几十年文学的精华，读出其沧海桑田般的巨变，感受到其在思想与形式、语言与艺术上的升华与蜕变。小而言之，对他们的语文学习会有实实在在的幫助，因为只有大量阅读优秀的作品才能真正提升语文水平；大而言之，对他们审美能力的提升、人文精神的养成、综合素质的积累，也都会有潜移默化的促进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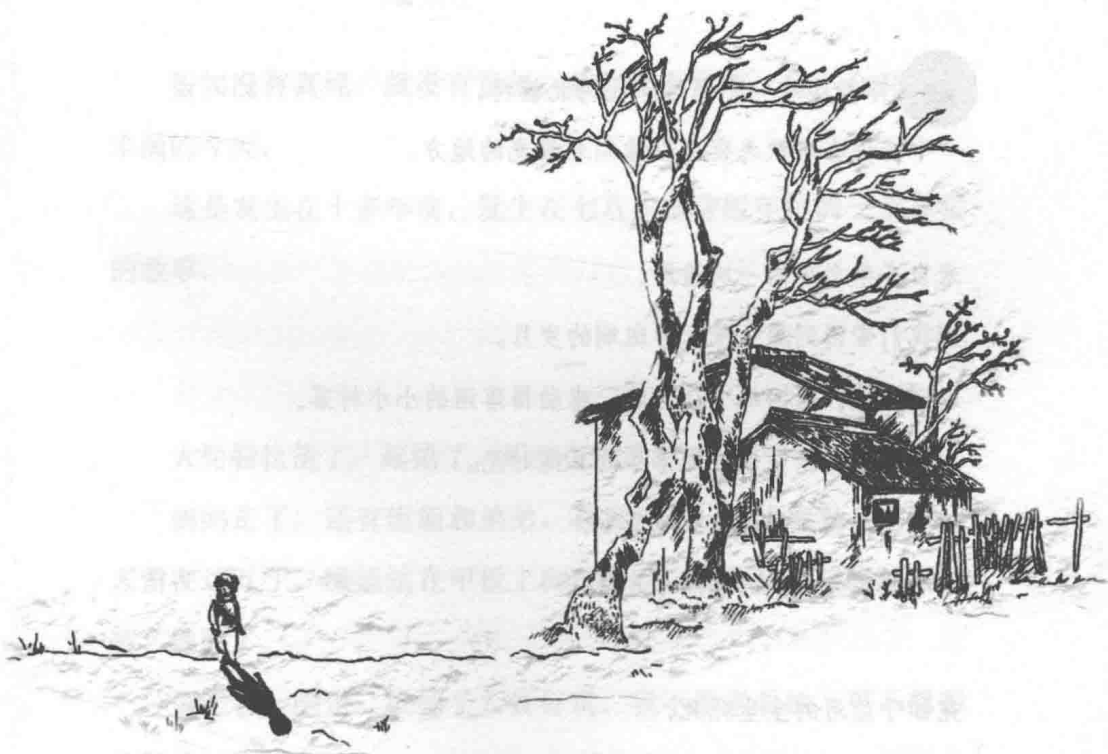
2015年1月20日，北京清河居

目 录

○ 北极村童话	3
○ 乞 巧	53
○ 清水洗尘	67
○ 亲亲土豆	91
○ 草 原	117
○ 重温草莓	181
○ 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	195
○ 逝 川	215
○ 白雪的墓园	235

假如没有真纯，就没有童年。假如没有童年，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。

——《北极村童话》





故 事发生在一个遥远年代的北极村，
一个传说在中秋之夜可以看到北极光的地方。

来自多年之后的一次追溯，
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五彩斑斓的岁月。
返回极地，返回那个让“我”感动得落泪的小小村落，
也是返回到孩童般繁华落尽的真纯时光。
而那些温暖而烂漫的故事背后，
总有着不为人知的悲痛与哀伤……

宛如呼兰河的生死死，
恰似留在城南的一段旧事，
那是我们一生都无法回避的精神原乡。

褚云侠

北极村童话

假如没有真纯，就没有童年。假如没有童年，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。

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，发生在七八岁柳芽般年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一

大轮船拉笛了，起锚了。船身在慢吞吞地动了。

妈妈走了，还有姐姐和弟弟。我真想哭。妈妈真狠，把我一人留在这儿了。瞧她站在甲板上向我招手，还不时抬起胳膊蹭眼睛。她哭了。

留下我，刚走，就想了？真好玩。我不愿意看她，更不想跟她招手，让她走吧。

狠心的妈妈，我恨你！

记得有一次，妈妈边刷洗毛主席石膏像，边跟邻居王姨唠嗑。



我只不过说一句：“妈妈，给毛主席洗澡，怎么不打香胰子？”回答我的是一个火辣辣的嘴巴：“看我不把你送姥姥家！”

还有一次，我听收音机，乱拨一气。猛然，收到了一个很好听的曲子。我听迷了，妈妈和爸爸也都听迷了。后来，里面传出了“莫斯科广播电台，这次……”吓得妈妈啪地关了它，并飞速地拧了调谐纽，冲我道：“乱捅！就该把你扔到姥姥家，总也别回来！”

于是，甩下了我这个淘气的、爱说的、不听妈妈话的孩子。好了，现在什么都可以说了。姥姥家有大空房子，你可以说个痛快了。

船更远了。渐渐地，在我的眼里，它变成了一条小蝌蚪，在奔腾的江里跳着。

一手攥着石子，一手挥舞着柳条棍，在沙滩上玩了一会儿，我又想哭了。鬼知道，我为什么要哭。我使劲抽了一下鼻涕，仰头望着天。

天上缀满了云，雪白雪白的。它们有的像兔子蜷在那儿睡觉，有的像猫在捕捉老鼠，还有的像狗，像鱼。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、飘着。天真大！它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云。云多好啊，它可以睡觉，可以奔跑，可以俯身看到树木花鸟，可以仰头望见星星月亮。对了，听爸爸说，云还可以化作雨、变成雪呢！

天热极了。嗓子要冒烟了。姥姥抹够了眼泪，在喊我了。

姥姥是小脚，一走一摇，像是扭秧歌。我不愿意和她一起走，便挣开她的手，向前跑。跑累了，再停下来。看着姥姥走路的那副样子，我忍不住喊：“鸭子鸭子快快走，跑悠跑悠上高楼。高楼有个松树塔，一咬一半拉。”

这话可把她气坏了，她边追边喘着，喊着：“骂姥姥，天打五雷轰！”我便又跑，摇晃着柳条棍，东捅捅，西戳戳，好不快活。

糟糕死了，我把蜂子窝给捅了。一个个小黑绒球向我扑来、压来。立刻，嘴肿了，脖子上、屁股上，都火辣辣地痛。

姥姥赶来了，急得直掉泪：“看看，当妈的刚走，闺女在这儿就……咳！”见我哭得凶，她就吓唬我说，“快起来，要不天兵天将该来了。收拾了你，姥可不管。”

我害怕，抹干眼泪站起来，顺从地趴在姥姥背上。

一颠一颠地，走啊走啊。我累了，渐渐地睡了。等我睁开眼，迷茫中，我就看见了姥姥家的大木刻楞房子。

二

大木刻楞房子是新盖的，房梁梁还拴着红布。姥姥说，那样可以避邪。房子大，进门是厨房，东西各一间屋。西屋门帘上钩着花，炕上有一床猩红色的缎子被，南窗下摆着一张黑漆桌子，上面放着镜子、香粉和雪花膏瓶。这是小姨的住处。我和姥姥住



东屋。屋里一溜大炕。炕上油着蓝漆，光滑滑的。躺上去，忍不住要打几个滚。

晚间，我和姥姥睡一个被窝。她给我讲故事，净是鬼和神，可有意思呢！我爱听，听完了又害怕，便把身子缩在姥姥的胳膊窝下，死死地抓住她的肩膀。
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喜欢过晚上。左邻右舍的人挤在厨房里，卷着烟，呷着茶，天南海北地聊，我可以支着下巴听个够。

白天的日子就不一样了。姥爷打完更，喝了酒就去菜园；姥姥白天总不着闲，剁鸡食，采猪菜；小舅白天上学，学校离家路远，中午不回来；小姨到队里干活儿，中午回来，吃了饭就躺在炕上睡。我多么恨白天啊，恨这夏天的白天！

白天太长了，太热了，太让人气闷了。我想念家乡的伙伴。那时，多好啊。有一次，我们好几个人去偷母娘娘家的黄瓜。这个臭婆娘，坏着呢。人家的小鸡进了她家园子，就用石头给砸死，褪了毛，扔进油锅。她家的黄瓜刚做纽儿，黄花还没落呢。

我们一人装一兜，跑到小树林，吃个精光，然后再返回去，看母娘娘骂仗：“哪个杂种，偷吃了你姑奶奶的黄瓜，让他不得好死！是男的，吃饭噎死；是女的，生孩子憋死！”

她跺着脚，叉着腰，唾沫星子四溅。

可这里呢？整个一条街，只有三个小孩：兰兰、小宝和我。

兰兰跟我同岁，长得比我好看多了：大眼睛，小嘴巴，就连

那薄嘴唇，也是红鲜鲜的。她家穷，孩子多，妈妈长年有病。她总要在家看弟弟和妹妹，很少出来找我。我到她家，她妈又不高兴，指鸡骂狗的，说我招她偷懒了。

小宝是李奶奶四十岁时得的独苗，娇得了不得，六七岁了，撒尿还得用人把，动不动就像小姑娘一样哭。李奶奶不让他出来，怕他跌跟头摔了腿，又怕他不小心跌进井里。

他们都不出来，我就一个人玩，到菜园里捉蚂蚱、蝈蝈，把大个儿的留下来，装到小舅给我编的笼里，塞进倭瓜花给它吃。看腻了，就到房后去做泥人。

姥姥家房后有个小洼兜，一下雨便淤好多水，水泡得边缘的土黏黏的。我把它和面似的揉一堆，每天可以做好几个泥人。我偷偷用姥爷的小木盒里的西瓜籽，给泥人当眼睛；又把小姨的胭脂膏子，悄悄抹在了小泥人的嘴巴上。

听姥姥说，大舅那年回家，带回好几个大西瓜。吃完后，姥爷就把籽拾起来，装到那个盒子里。他平常从不动它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却逢人就要打开说：“这是大儿抱回的西瓜吐的籽呢！”等到别人连连点头，啧啧夸赞，他才满足地小心翼翼地放好。那样子，就跟他喝酒时，慢慢地端起盅，轻轻地抿，生怕弄洒、喝漏了一样。

就在西瓜籽少得不能再少的这一天，他说着说着话，冲我喊：“灯子！听见了吗？灯子！把那个瓜籽盒拿来。”



我吓得打了个干噎，憋了好半天，直着眼说不出话。姥姥捶我的背，才顺过一口气来，委屈得我哇的一声哭起来。

“老丧门星！灌够了猫尿，”姥姥咬牙切齿地骂着，“高音喇叭似的，吓死人！”

我就势倒在姥姥怀里，故意大声号哭。

姥爷没趣，晃着身子站起来，对人家说：“不看了，不看了。看也没用，没用哇。”他从姥姥怀中把我接过去，慢吞吞地走到菜园。

这是他第一次抱我啊。

三

暖洋洋的太阳，照得菜园泛着一层青光。柿子已经拉红丝了。

他把我放在地上，弯腰摘了个半青半红的，放在我手里。他以为我真的吓着了，摸着我的头发，说：“灯子好，姥爷再不大声说话了。吃吧，等到大秋，红透了，都留给你。”

我茫然地点点头，赶忙咬了一口。恰巧咬到青的那半上，涩得我直想吐，但最后还是把它吞了。

姥爷不知怎么了，这几天话特别多。小舅说他想大舅了，大舅已经三年没回来了。

“爱吃西瓜吗？”他问我。

我慌忙点点头，想想不对，又赶忙摇摇头。他并没在意，只